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帝

帝諱奭、宣帝長子、地節三年、立為皇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即位改元四、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在位十六年、謚曰孝元皇帝廟號高宗、

封王禁制書 初元元年三月癸卯

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申明毀廟制書 建昭五年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

漢書韋玄成傳、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于是迺復申明之曰云云、傳又載哀帝即位孔光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書與此同、唯少末句、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迺下詔

遣使循行天下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閒者地數動而未靜懼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元紀

免災民租賦詔 初元元年四月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

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漢書元紀、

節省詔 初元元年九月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漢書元紀、

令孔霸奉孔子祀詔 初元元年

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漢書孔光傳、

災異求言詔 初元二年三月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

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師（翼奉傳作躬）治有大虧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救貧民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漢書元紀又見翼奉傳各有刪節今合錄之）

又詔 初元二年七月

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漢書元紀）

原蕭望之詔 初元三年秋

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漢書蕭望之傳

賜蕭望之爵邑詔 初元三年冬

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漢書元紀又蕭望之傳

詔免諸葛豐

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難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漢書諸葛豐傳

左遷周堪張猛詔

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

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漢書劉向傳

罷珠厓郡詔初元三年春

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漢書賈捐之傳，又見後漢鮮卑傳。

赦詔初元三年四月

迺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虖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漢書元紀。

求言詔 初元三年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于非業之作、衛于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漢書元紀、

因災異改行新政詔 初元五年四月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曠、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爲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

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漢書元紀、

詔條責丞相御史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于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漢書于定國傳、

復詔條責丞相御史 永光元年

即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

者不、各㠯誠對、毋有所諱、漢書于定國傳、

赦詔 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㠯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㠯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㠯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㠯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漢書元紀、

大赦詔 永光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于此、朕甚自恥、為

民父母若是之謂乎、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
金中二千石已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已上爵五大
夫、勤事吏各二級、漢書元紀、

日食詔永光二年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
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
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已氛邪歲增、
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已戒
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漢書元紀、

赦詔永光二年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饑

饑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漢書元紀。

封馮奉世關內侯詔 永光二年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漢書馮奉世傳。

留屯田 永光二年冬

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要害處。漢書馮奉世傳上曰

責吏詔 永光三年十一月

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竝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漢書元紀。

赦詔 永光四年二月

朕存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

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漢書元紀

日蝕求言詔 永光四年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漢書元紀

徵周堪詔 永光四年六月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

昧訛天詐欲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于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漢書劉向傳〕

議罷郡國廟詔〔永光四年十月〕

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漢書韋玄成傳〕

初陵勿置縣邑詔 永光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漢書元紀

議毀廟詔 永光四年十一月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漢書韋玄成傳

正毀廟遷主禮儀詔 永光五年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

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大祖孝文皇帝為大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漢書韋玄成傳

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詔 建昭四年正月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

竟得呂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 漢書陳湯傳

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漢書元紀

赦詔 建昭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傳不云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漢書元紀

禁妨農詔 建昭五年三月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漢書元紀）

改元竟寧詔（竟寧元年正月）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漢書元紀）

以張譚爲御史大夫詔（竟寧元年三月）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漢書馮奉世附傳）

敕東平王傅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

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㠯少所聞見自今㠯來非五經之正術敢㠯游獵非禮道王者輒㠯名聞（漢書宣元六王傳）

璽書勞馮奉世且讓之（永光二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㠯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㠯昔不閑習之故邪㠯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㠯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㠯揚威武參

計策將軍文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漢書馮奉世傳）

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昭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襃舉諸侯稱引周湯㠯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㠯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漢書宣元六王傳）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㠯致孝道制節謹度㠯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

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維孰思之、無違朕意、漢書宣元六王傳、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如㠯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㠯是之閒、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閒、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㠯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㠯貰之、後宜不

敬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漢書宣元六王傳

賜諸葛豐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漢書諸葛豐傳

報貢禹

朕㠯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㠯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㠯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㠯自輔漢書貢禹傳

報于定國永光元年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無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

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于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漢書于定國傳、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

詰問賈捐之初元三年春

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漢書賈捐之傳、初元元年、珠厓又反、連年不定、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

使許嘉口諭呼韓邪單于建昭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漢書匈奴傳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栞

全漢文卷七終

全漢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成帝

帝諱驁、字太孫、元帝太子、竟寧元年六月即位、改元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在位二十六年、謚曰孝成皇帝、廟號統宗、

徙陳湯制 永始元年

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漢書陳湯傳、

徙解萬年制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漢書陳湯傳、

大赦詔 建始元年二月

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於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漢書成紀、

赦罪減賦詔 建始二年正月

迺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漢書成紀、

遣使循行天下詔 建始三年九月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職者眾、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漢書成紀、

舉賢良方正詔 建始三年十二月

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艸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漢書成紀。

詔有司復東平削縣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漢書宣元六王傳。

加秩王尊詔 建始四年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

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漢書王尊傳、

改元河平詔 河平元年三月

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漢書成紀、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㠯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㠯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書溝洫志、

日蝕求言大赦詔 河平元年四月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㠯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漢書成紀、

免丞相王商詔 河平四年

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於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漢書王商傳

議減省律令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

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漢書刑法志、

閔楚王被疾詔 河平中

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勖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漢書宣元六王傳、

順時令詔 陽朔二年春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漢書成紀、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漢書成紀。

勸農詔 陽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漢書成紀。

封王音為安陽侯詔 陽朔四年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

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漢書元后傳、）

治冤獄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㠯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漢書成紀、）

封丙吉孫詔 （鴻嘉元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㠯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㠯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

漢書丙吉傳、

封史丹爲武陽侯詔 鴻嘉元年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漢書史丹傳、

選賢詔 鴻嘉二年三月

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迺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漢書成紀、

恤民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赦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漢書成紀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漢書成紀

龍見日蝕詔 永始二年二月

迺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

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漢書成紀。

吏民助振贍者賜爵詔 永始二年正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㠯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守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㠯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其三十萬㠯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㠯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㠯上，一年。漢書成紀。

封湻于長等詔 永始二年十二月

前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衞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㠯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㠯康

盜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漢書成紀，又見陳湯傳，又見佞幸淳于長傳。

遣使循行詔 永始二年正月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漢書成紀。

詔有司 永始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漢書成紀。

禁奢侈詔 永始四年六月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

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漢書成紀、

孛星見求直言詔 元延元年七月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漢書成紀、

還許且及親屬詔 元延四年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

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於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漢書外戚孝成許后傳。

還馮參詔 元延四年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家，朕甚憐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漢書馮奉世附傳，又見宣元六王傳。

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詔 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繇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漢書成紀。

封孔吉詔 綏和元年二月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漢書成紀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詔綏和元年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漢書匈奴傳夏侯藩使匈奴求地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

策許嘉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漢書外戚傳下

白虎殿策方正直言建始四年夏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漢書杜欽傳

賜王音策書鴻嘉中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

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
令待府舍、漢書元后傳

冊免薛宣 永始二年六月

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
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
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
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
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
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
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
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漢書薛宣
傳

賜史丹策 永始中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漢書史丹傳

賜翟方進冊 綏和二年二月

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饉，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

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㠯輔朕帥導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㠯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㠯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漢書翟方進傳、熒惑守心、大臣宜當之、上遂賜册、方進即日自殺、

賜趙婕妤書

聞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㠯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㠯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㠯親婕妤、異于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㠯深相過望、前數㠯顏色不平、應對紓遲、爲讒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遇蒙讒、獨謂老親兩弟何、御覽一百

同上、同引婦人集

答趙皇后

因閼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姙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秦醇趙飛燕別傳、

報匡衡 初即位

君㠯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漢書成帝紀、又見匡衡傳、

報王鳳 初即位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㠯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

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漢書元后傳、）

報張禹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黄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漢書張禹傳、）

報許皇后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

餘亦爲呂霍之屬見已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
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襃誠秉忠惟義
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夫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
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
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
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已塞之日者建始元年
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
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
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已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
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
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
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

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朔，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已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

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儉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漢書外戚孝成許后傳于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迺上疏上于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報王鳳陽朔初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
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務專精神、
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漢書元后傳、

報翟方進 綏和元年十二月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
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吕自持、漢書翟方進傳、

幼弱減死罪令 鴻嘉元年

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吕聞、得減死、漢書刑法
志、

鼎銘 綏和初

寇盜平、黃河淸、鼎銘、

全漢文卷八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哀帝

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綏和元年，徵立爲皇太子，二年四月卽位，改元二，建平、元壽，在位六年，謚曰孝哀皇帝。

尊定陶傅太后等詔 綏和二年五月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漢書哀紀，又見孝元傅昭儀傳

罷樂府官詔 綏和二年六月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他官、漢書禮樂志、按哀紀亦載此詔、約文云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一、

詔王莽

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漢書王莽傳、莽上書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

益封王根等詔 綏和二年六月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漢書元后傳、

益封河閒王良詔 綏和二年六月

河閒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漢書哀紀、又見河閒王德傳、哀帝下詔褒揚、

議限列名田詔 綏和二年六月

制節謹度、吕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漢書哀紀

遣使循行水災詔 綏和二年秋

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閒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吕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漢書哀紀

遣王根就國詔 綏和二年七月

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吕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漢書元后

傳

益封王莽詔 綏和二年

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漢書王莽傳

舉賢詔 建平元年二月

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漢書哀紀

免孫寶詔 建平初

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免寶爲庶人。漢書孫寶傳

傳、

尊恭皇太后詔 建平二年四月

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徒、漢書哀紀、又見外戚孝元傅昭儀傳、有刪節、

葬丁太后 建平二年六月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漢書哀紀、又見外戚定陶丁姬傳、

大赦改元詔 建平二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

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繆，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至今二百餘載，厤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李尋傳，又見哀紀，有刪節。又見文館詞林六百六十八。

蠲除改元制書詔 建平二年二月

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賀良等言，冀爲海內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競，

皆下獄、漢書李尋傳又見哀紀、有刪節、

策詔王崇 建平三年九月

朕㠯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㠯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㠯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㠯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漢書王吉傳、

封傅商爲汝昌侯詔 建平四年二月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敎道㠯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皡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爲汝昌哀侯、漢書鄭崇傳

封董賢等詔 建平四年八月

朕居位㠯來、寑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

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其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漢書王嘉傳又息夫躬傳載此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

舉明習兵法詔（建平四年冬）

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兵繕修干戈器用濫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漢書息夫躬傳）

日蝕詔（元壽元年正月）

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迺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漢書哀紀。

左遷毋將隆詔 元壽元年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㠯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眾莫不聞。舉錯不繇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㠯示百寮，傷化失俗。㠯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漢書毋將隆傳。

免傅嘉詔 元壽元年

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
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漢書孔光傳

免息夫躬孫寵詔 元壽二年

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
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諼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
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漢書息夫躬傳

詔上計丞史歸告二千石 元壽二年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
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情詔憂百姓困於衣食、
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
卿以下、務飭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
冗食者、請諭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飭廚養、至今

未變、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無辨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聽、續漢百官志注引漢舊儀、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吏

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吏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殘民貪汙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續漢百官志注引漢舊儀、

策免彭宣 建平元年十月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漢之制、使

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漢書彭宣傳

策免何武建平初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漢書何武傳

策免師丹建平初

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

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繆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漢書師丹傳

策免傅喜 建平二年二月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繇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漢書傅喜傳

策免孔光 建平二年四月

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

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漢書孔光傳

策蕭育

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 漢書蕭望之附傳

冊免丁明 元壽元年九月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

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朕甚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漢書董賢傳

冊董賢爲大司馬大將軍 元壽元年十二月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

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于朕、㠯將爲命、㠯兵爲威、可不慎與、漢書董賢傳

白太后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漢書王莽傳、

報平當 建平三年三月

朕選于衆、㠯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㠯自持、漢書平當傳、

責問王嘉 元壽元年三月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㠯相計除罪、君㠯道德、位在三公、㠯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㠯自劾、今

又稱與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

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薦廷尉梁相等後封還益董賢戶事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

上書謝爲皇太子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漢書哀紀成帝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曰云云書奏

天子報聞

謹按漢書有平帝紀平帝詔書皆莽白太后太后下詔耳今編入元后集中不列平帝名目從其實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九終

全漢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呂后

后諱雉、字娥姁、單父人、高帝爲亭長時納之、漢元年立爲王后、五年立爲皇后、惠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少帝卽位、臨朝稱制、尋廢少帝、立恒山王弘、凡臨朝八年、

除重辠詔 元年

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呂后紀

議定列侯功次詔 二年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

列侯議定奏之。漢書呂后紀。

廢少帝詔 四年夏

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史記呂后紀。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太后曰云云。漢書呂后紀作詔。

議昭靈等尊號詔 七年

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漢書呂后紀。

報匈奴冒頓書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漢書匈奴傳。高后時，冒頓浸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使大謁者張澤報書。

程姬

程姬、景帝妃、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武帝時就魯國爲王太后、

遺孫女徵臣書

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漢書江都王非傳、非薨、子建嗣、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建與姦、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共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

昭上官后

后隴西上邽人、左將軍上官桀孫女、昭帝始元四年、召爲倢伃、尋立爲皇后、昌邑王卽位、尊爲皇太后、時年十五、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立四十七年、建昭二年崩、年五十二、

璽書徵昌邑王

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漢書武五子傳、

公孫倢伃

倢伃名徵史宣帝納爲妃、拜倢伃、生東平王宇、元帝初隨王就
國爲東平太后、
奏免東平相王尊
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
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漢書王尊傳

元王皇后

后名政君魏郡元城人宣帝時東平王聘爲姬未入而王薨五
鳳中入掖廷爲家人子、甘露中元帝爲太子納爲妃、生成帝、元
帝卽位、以爲倢伃、尋立爲皇后、成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居長信
宮、哀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平帝卽位臨朝、委政于莽、平帝崩、
立劉嬰爲孺子、以莽爲攝皇帝、莽篡位廢爲新室文母太皇太

后建國五年崩年八十四

詔有司復甘泉泰畤等祠 永始三年十月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 漢書郊祀志下

治問成帝發病狀詔 綏和二年三月

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漢書外戚傳下成帝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趙昭儀自殺

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綏和二年三月

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

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 建平三年十一月

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漢書郊祀志下，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

貶徙趙太后詔 元壽二年七月

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漢書外戚孝成趙皇后傳，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

令傅皇后退居桂宮詔 元壽二年七月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于左坐、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漢書外戚孝哀傅皇后傳、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

廢趙皇后詔 元壽二年八月

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漢書外戚傳、

禁舉赦前事詔 元壽二年九月

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于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

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㠯小疵妨大材，自今㠯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㠯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平紀

令王莽勿辭安漢公詔 元始元年正月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㠯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漢書王莽傳上

君㠯選故而辭㠯疾，君任重，不可闕，㠯時亟起。漢書王莽傳上

益封孔光等四輔詔 元始元年正月

太傅博山侯光宿衞四世，世為輔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㠯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㠯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衞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㠯安宗廟，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㠯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

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𠓗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漢書王莽傳上、

以王莽爲太傅詔 元始元年正月

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加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漢書王莽傳上、

聽王莽讓益封詔 元始元年正月

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漢書王莽傳上、

拜平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詔 元始元年六月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誖天

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于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襃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

封王堅固爲邛成侯詔 元始元年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漢書外戚孝宣王皇后傳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 案外戚恩澤侯表作元始元年知即太皇太后也

令王莽平決奏事詔 元始元年

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漢書王莽傳上

還傅喜詔 元始初

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然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漢書傅喜傳

罷申屠剛詔

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漢申屠剛傳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莽令太后下詔、

更名詔 元始二年春

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漢書平紀、

賜公孫弘子孫當爲後者爵詔 元始二年四月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已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咸也、始一作治、德優矣、莫高于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

乎、子率吕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吕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吕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於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吕釣虛譽者殊科、吕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吕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吕善終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吕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史記平津侯傳附錄、又略見漢書公孫弘傳

詔羣臣 元始二年

蓋聞毋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國不蒙祐、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吕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吕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於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漢書王莽傳上、莽帥羣臣奏願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朕又令太后下詔、

詔王莽 元始二年

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吕時食肉、愛身爲國、漢書王莽傳上、

勿采王莽女詔 元始三年春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漢書王莽傳上、

爲平帝納采王莽女詔 元始三年春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漢書王莽傳上

詔王莽 元始三年

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漢書王莽傳上，莽子宇使呂寬夜持血灑莽第門，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甄邯等白太后下詔。

非坐不道無得繫婦女老弱詔 元始四年正月

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構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

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漢書平紀、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三、

詔孔光等 元始四年四月

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漢書王莽傳上、

許刻宰衡太傅大司馬印章詔 元始四年

可報、如相國、朕親臨授焉、漢書王莽傳上、

荅羣臣請加王莽九錫詔 元始四年

可其議九錫之法、漢書王莽傳上、

詔孔光 元始四年

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

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漢書孔光傳又書抄五十二引漢官儀三條並云元始元年與漢書為異）

全漢文卷十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